



# 丰富多彩的彝族当代诗歌

□阿牛木支(彝族)



彝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我国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大多居住在大西南云贵高原西部及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山脉一带和金沙江、元江、南盘江、雅砻江等江河沿岸。勤劳朴实、善良坚强的彝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发明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语言文字,谱写了族群记忆的辉煌篇章。

诗歌是彝族人思想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在彝族文学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彝族民间诗歌高度发达密切相关。过去使用抄本或刻本记录的彝族民间传奇都用诗歌体裁写成,包括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等,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支格阿龙》《铜鼓王》《俄索折怒王》等,叙事长诗《阿诗玛》《漏卧鲁沟的婚礼》《赛玻娥》《红白杜鹃花》《木荷与薇叶》《甘嫫阿妞》《天神争王》《牧羊人史郎若》等,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我的么表妹》《逃到楠密去》等。还有一种广为传诵的“克智诗”在彝族生活中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其文体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它是富于幻想、词语夸张、题材广泛的散文诗,在婚丧嫁娶的仪礼上,宾客酒酣之时,都以这种方式互相盘问和论辩,气氛非常热烈,感染力很强。在这些场合,可谓“不学诗,无以言”。由此可以说,彝族是诗的民族毫不夸张。

彝族现代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在先锋诗人的引领下,一批批彝族诗人不断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列,共同推动了彝族文学的快速发展。以2003年云南省红河州选编的《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诗歌》、2009年彝人传奇工作室选编的《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等为标志,当下彝族现代诗人群体的梯队结构逐渐形成,其诗歌创作也日益显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预示着彝族现代诗歌掀起了新一轮高潮。或者说,以彝族文化为根脉的“彝族现代汉语诗群”在我国诗界异军突起。

首先,几位代表性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伍伍拉且,自觉地运用汉语或彝汉双语来进行诗歌创作,逐步融入文学主流,成为国内外当代诗坛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是彝族现代诗歌的典范,在彝族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吉狄马加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其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罗马的太阳》《吉狄马加诗选译》(彝文)、《吉狄马加诗选》、《遗忘的词》、《时间》《鹰翅和太阳》《秋天的眼睛》(马其顿文)、《睡》和《弦》(保加利亚文)、《吉狄马加诗选集》(塞尔维亚文)、《时间》(捷克文)、《天涯海角》(意大利文)、《彝人之歌》(德文)等,多次荣获国际、国家级文学奖,成为彝族现代诗歌的典范,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吉狄马加的诗歌既有深厚的彝族文化意蕴,又有通达的人类文明意识;既有宽广的胸襟与深邃的哲理,又有诗美的呈现与精神的诉求。他的代表作《自画像》写道:“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我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的高潮时/母亲亲头发颤的辅音/……/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诗中饱含着诗人对民族深沉的爱,同时也自豪地向世界传达了“我是彝人”,以表明民族身份的体认与延续文化的使命。他的诗歌成为当代诗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如,耿占春《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李鸿然的《彝族文化身份与世界文化意识——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龙波德的《在另一种形式中再生——论吉狄马加的诗歌艺术》等,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族群记忆、人类意识与表达

## 道不尽故土情怀

——读舒应福散文集《回望故园》 □向笔群(土家族)

舒应福是当代土家族作家里比较勤奋而又有效果的一位,出版有散文集《乡情依依》、小说散文集《春梦》、长篇小说《烈焰》《山茶花》《生死大搏斗》等作品,曾获首届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奖项,是武陵山区比较有特色的土家族作家,前不久又出版了散文集《回望故园》(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读罢这部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我又一次感到舒应福从《乡情依依》里延伸出的故土情怀和对故土的热爱之情。

如果说《乡情依依》是对故乡的文化依恋,那么,《回望故园》是对故土文化深情的打量。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农村的物事理所当然地成为他写作的对象。故园不单表现为纸上的故园,更是深深地触动着他的心。当故园在一些作家文中成为一种符号的时候,他却深入故园的内部不停耕耘,打量故园的人和事,挖掘乡村的文化精神。

《姨妈的婚事》书写一位乡村普通女性游离于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婚姻;《七娘》表现的是一颗心灵手巧的乡村绣女的精神状态;《七娘出嫁》通过描写一位八旬老妇再嫁的新事,写出了传统女性心灵的嬗变;《黑嫂》写的是乡村的生育观和生育风俗;《张婶和李婶》则写出一对乡村妇女之间的恩怨,其中对乡村生活的情趣描写让人忍俊不禁。作者的乡村匠人系列有杀猪匠、骗匠、石匠、木匠;乡村叙事

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当代民族诗歌的独特现象与发展路径。

阿库乌雾是能够用彝汉双语进行诗歌创作,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代表性诗人,出版诗集《冬天的河流》(彝文)、《走出巫界》、《虎迹》(彝文)、《Tiger Traces》(阿库乌雾诗歌选)《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神巫的祝福咒——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等。他的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虎迹》开彝族母语诗歌和散文诗之先河,并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他的这些母语诗歌打破音节押韵的传统格式,以不拘一格的语言形式和多样化的创作手法,表现了彝家自然景观、历史人物、文化事象、社会发展等命题,尤其是《黄昏,我思念母亲》《招魂》《虎皮》等优美诗篇不仅在彝族读者中有广泛影响力,而且在美国发表后也取得一定反响。他的汉语诗集以其对神秘的彝族文化意象和人类文明进行诗化阐述、美学诠释和哲学思考,而受到学界的青睐,对于其诗歌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众多学者运用文学人类学、文化诗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分析了阿库乌雾诗歌的文化意象和美学旨趣,肯定了其诗歌内涵的价值和创新的贡献。

伍伍拉且是中国当代诗坛上一位重要的彝族现代诗人,他的诗集《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腾》等,以自然的灵性、独特的意象和丰富的情感,在民族传统与现代诗艺的结合上,开创了“互动空灵的自然之诗”的新局面,从而三次荣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继吉狄马加之后,获国家级文学奖次数最多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对大自然和图腾的描绘与审视,以及同人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触摸与思索,不仅有其独到之处和深刻内涵,而且把衔接历史与融汇文化相结合,发挥了担当时代召唤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诗歌受到好评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这几位代表性诗人,还有一大批中青年彝族诗人托起了彝族现代诗歌的蓝天,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浓郁的时代气息。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彝族现代诗的中坚力量,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这一群彝族诗人的诗歌源于对彝族古代诗歌的承继与现代诗艺借鉴的融会贯通,也源于诗人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强烈的表现欲望。王红彬、禄琴、沙马、俄尼·牧莎斯加、阿卓务林、柏叶、阿苏越尔、霏虹、阿洛可斯夫基、杨仕富、赵振王、李智红、马德清、普驰达岭、巴莫曲布嫫、吉木狼格、鲁弘阿立、贝史根尔、李骞、李军、李毕、施袁喜、海讯、吉狄兆林、周祖平、丁长河、阿诺阿布、吉布鹰升、孙锦屏、阿苦里火、沙桦、琼梦石加、王国清、阿克鸡射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诗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诗集问世。

其中,王红彬的《初恋的红峡谷》、禄琴的《面向阳光》、沙马的《梦中的橄榄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柏叶的《彝山恋歌》、阿卓务林的《耳朵里的天堂》、李军的《我的村庄》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阿洛可斯夫基的《黑土背上的阳光》、俄尼·牧莎斯加的《部落与情人》、阿苏越尔的《阿苏越尔诗选》、霏虹的《穿虹诗选》、贝史根尔的《我的甘嫫阿妞》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此外,巴莫曲布嫫的《图案的原始》、李骞的《彝王》、普驰达岭的《临水的翅膀》、海讯的《海天密语》、马德清的《三色鹰魂》等无不体现出彝人丰富的文化符号、情感世界和个体经验,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审美属性,在诗歌圈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些彝族诗人有相同点,更有各自的独特性。在个体表情达意方面,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实体的感受、体会与沉思,不同之处在于对意象的描摹、捕捉与表现。

阿苏越尔对雪域世界精神张力的表现手法,沙马对南

高原文化场域忧郁的抒情风格,俄尼·牧莎斯加对传统与现代诗歌结合的探索,巴莫曲布嫫对彝族历史文化符号代码的解读,禄琴对清新淡雅、意蕴深邃的诗歌的驾驭,李骞对生命本质的独特认知,柏叶对哀牢山的书写与歌颂,普驰达岭对漂流在外的游子的思乡之情的表达及其对族群文化变迁的深沉忧思,等等,都有其个性化的风格和多元化的程式,这也是彝族现代诗歌的魅力所在和独特价值。

如果考察不同年龄段的诗人,年轻的“80后”彝族诗人似乎更热衷于现代诗歌创作,他们活跃的创作态势和对诗歌的热爱值得关注和期待。

鲁娟是新生代女诗人,有着自觉而独立的身份意识和文化归属,她的诗歌唯美而浪漫,飘逸而轻巧,诗集《五月的蓝》是女性诗歌创新的成果,她用美的方式表达苦难与爱憎,蕴藏着特有的民族经验、开阔的现代意识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赞誉。

英布草心的诗歌天赋,从其诗集《孩子的忧伤》中可见一斑。该诗集由“我的歌”、“小小的心灵”、“雪伤”三辑构成,诗人试图从人类心灵的世界去真诚表现纯洁、善良与美丽的自然天性和理想境界,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诗歌意象。

阿索拉毅是很有潜力的彝族新诗人,他从短诗向长诗迈进,并尝试着“现代史诗”的创作。长达1584行的长诗《星图》已显示出他的才气,只是把这首长诗称为彝族第一部现代史诗还为时尚早,不过在“现代长篇史诗”的写作方向上却值得提倡,何况其诗中所呈现的彝民族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人文图景,以及所张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可贵民族精神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新近由他创办的民刊《此岸》树立了“让此在的生灵万物在此岸谐和地共依共存”的诗歌理念,从而推动“此岸”诗歌的宽广性和普适性。在彝族诗歌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缺乏独领风骚流派的当下,提出“此岸诗歌”的写作航标,对于探索和寻求彝族新的诗歌表达方式无疑是有其现实指导意义的。

此外,发星主编的民刊《独立》《舞风》对彝族青年诗人的培养,对“地域写作”的积极探索也有其不可替代性。目前,活跃在诗歌的新一代彝族诗人,如俄狄小羊、羿子伊萨、吉洛打则、麦吉作体、阿景阿克、拉马文才、阿力子杰、沙也、所体尔、马子秋、麦吉木呷、马海吃吉、阿支赤布嫫、马晓东、孙阿尔、吉尔色尔等,绝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起步。相信他们只要坚守住诗歌的精神家园,追求纯正的审美境界,不久的将来,在现代诗歌版图那片浩瀚的星空上,定会闪现着他们的名字,成为大家所认同的诗歌新秀。

这些可能对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的彝族诗人,凭借着深厚悠久的彝族历史文化,守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族创作素材,正在努力打造其诗歌的民族气魄、民族特质、民族风格等个性色彩。

彝族现代诗歌的繁荣昌盛是彝族文学发展的缩影,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例证。彝族现代诗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文本,这是当代彝族诗歌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这种凸显的创作业绩对我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影响力甚强,也必将载入我国多民族文学的光辉史册。



是对故园文化的固守和仰望,故土“西州”成为其浓墨书写的重头戏。西州是舒应福居住的地域,这里曾经是武陵山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民歌、美景、摆手舞是这里的三大文化景观。“黄物扁担闪悠悠,挑担白米下西州,人人都说西州姑娘好,个个梳个狮子滚绣球……”这首民歌唱出了西州长期以来的社会生活状态。舒应福写西州其实就是表达他对故乡的热爱。《回望故园》真挚地表达出作家的故园情怀:“可亲可敬的故园,你将永驻我的心头,身处远方的人,只能深情地把你回望。”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的故园情怀。故土人物系列的《生产队长李而拐》《有财》《铁柱》《表叔》等都是通过生活琐事书写乡村人物的人生,把乡村人物放置在社会进程的大背景下,探寻他们生命的历程与人生的轨迹,以及他们不堪重负的人生悲剧。他没有一味写乡村的个体,而是从人物生存的背后寻找生命的答案,从故园的整体生命里探寻故园人生活的艰难、乐观和人生欲望。比如《落地芝麻》写一个乡下老人进城与儿子媳妇生活之后的感叹,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立生产的家庭矛盾,最后导致老人又回到乡村,以此表达对乡村的善良、朴实生活的依恋之情。

舒应福写的都是他熟悉的地域,但他的作品显得言之有物,写出了生命的感悟和境界,是他对诸多物事思考之后,用心灵真实写成的精品,使人触动。

乡村物事的书写,故园情怀的流露,成为舒应福散文集《回望故土》的写作特色,他把故园的事物,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不是单纯地叙述,而是从叙事里揭示出乡村文化的本质,关注乡村普通人物的命运。这就使他的创作克服长期以来乡村文化的田园牧歌式的书写和浅层次的咏叹,深层次地挖掘了乡村文化的根脉,让他的故园情怀得以更大限度的表现,因而具有文化价值和意义。

### ■ 声 音

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外国文论、文艺思潮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学理性和丰富性。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同步,在新时期获得了多元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特色。但如果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放置于整个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潮流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尚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处于自我失语的境况。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理念上可以说都相对滞后。

比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通史·当代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共三卷)是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中规模最为宏大的。这部文学史追求全面,大篇幅写到少数民族文学,其中包含少数民族文学专门章节共54章,占全书的19%。除此之外,当前各类少数民族文学史、概论、比较研究的著作也不在少数,但毋庸讳言,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主流文学史的写作是脱节的。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如何介入到当代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如何通过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这是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如何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寻找新的学科话语?近年来,全国各地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陆续出版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著作,努力寻求新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他们试图从文学之间的关系和变动上,来寻找、确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学科的规范性,试图寻找有效的阐释方法,来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阐释的空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学术空间和理论视野在不断扩大。但是,从总体上而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面对当今的时代思潮、历史语境、现实生活、创作实际时,表现得比较被动、窘迫、乏力,缺乏主体性强大的回应和建构性很强的理论基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所提出的问题,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对观察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并不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多元化的民族地域色彩,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与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性格心理、宗教图腾、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工作,处在一种相对的稳定性中,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可以说还是处于很大的不稳定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则需要寻找或培育一种适合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的思路和方法。这种思路和方法所要确立的,并不是简单地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理念的靠拢。因而,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研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种,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交流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现整体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处于中国地位的当代中国当代汉文学批评,由于其厚度和艺术魅力而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其结果产生了两种效应。其一是当代汉文学批评的思想、风格等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是产生了一大批用汉文学形式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评判的文学批评。因此,在文学批评的交往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具有较强的吸纳力,形成一个兼收并取的开放体系,吸收当代汉文学批评的理论精神,加以消化,与之融为一体。文学的突破和创新,不在于对传统和继承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继承不是简单的、静态的重复,而是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创新的理念,需要不断突破原有的形式,即需要现代化。现代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而它的核心问题是当代意识。在文学理论中,所谓的当代性,应是一种搏动着当代时代精神的宏放、宽容的开放意识;一种富有民族进取精神的创造性意识;一种能够确立创作主体自身价值的自主性意识,是千百年来被压抑的人的独立精神的发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以当代性为其发展目标,不断通过现代文化来改造传统,创造一种适应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与大众审美需求相适应的当代形态。当代性是一种极为活跃的力量,它与民族文化精神形成撞击,充分进行肯定与批判、选择与扬弃,才能不断改造与丰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内容与观念。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既要有自己的独立标榜,也要不断与其他的文学批评经验融合,才能时时更新。这种交流有地区性的、民族性的、国际性的。通过这些交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才能摆脱自我的束缚,汇入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之中,成为扩大审美领域、了解他民族文学精神的有力手段。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身来说,交流不仅是互通有无,而应如艾略特所说,一是为了使自已复苏,二是使自已成为不朽,这是更深一层的意恩。

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特征是其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这种民族性特征一旦确立,就会成为一种极为稳固的因素,后人从中不断选择,它的核心部分会被保留下来,流传下去,成为该民族文学创作的广泛的参照系而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稳定的传统又会成为一种排他情力,显示出它保守的方面。因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获得生命力,就不能把民族性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看做是一个过程,即民族化变动的过程,使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创作同步而趋。

因此,建设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一定要具有当代性,体现时代精神。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如何具有当代性并体现时代精神?

第一,必须在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上,概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新经验。当代性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也就是要面对现实,与时俱进。

第二,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去观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以宏观为主旨,以微观为基础,二者有机结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与各种丰厚的思想资源保持联系,既能整合又具有创造性的转化能力,形成自己的思想和审美的坚实基础。

第三,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在这一强大潮流的影响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社会科学本身也会日益变为一个开放的领域。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将与一些新的边缘科学、新的课题,在综合交叉的网络中引起新的进步与突破。

当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还必须具有个性化,具有特定社会、环境、民族心理、地域色彩、风尚习俗特征,保持其民族特色,在未来长久的发展中,民族特征仍将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主导因素。

##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何去何从

□汪娟